

# 艱苦作戰戍衛海疆 海軍健兒乘風破浪保我國帑綿長



↑南陽艦啓封使用後我被派任為輔導長（前排右），中立者為艦長曹志明上校，左邊為副艦長李承勇。（圖／耿俊修）

又到了春冬交替之際，讓我回憶起六十多年前的九洞門海戰，敵人砲彈爆炸的巨響，彷彿還在耳邊迴盪，海水噴濺在臉上的鹹味，也仍似留在舌尖！在海軍服務了一輩子，由最低階的三等工役兵到上校退伍的每個時刻，仍都鮮活地歷歷在目。我叫耿俊修，山東萊陽人，民國二十八年，中，隨就讀的魯東聯中第一分校在青島搭上和順輪，來到了臺灣基隆，那時候我還在唸初中。學校在臺灣只待了一個星期，校長秦孝祖又帶領全校師生轉往海山，直到三十八年底才再回到臺灣。



↑蔣經國上將（前左）由海軍總司令部陪同參訪南陽艦，當時我（前右）擔任南陽艦中校輔導長。（圖／耿俊修）

回臺後，學校落腳臺中，本以為可以安身立命，但是，學生很快就被編成了部隊，隸屬陸軍九十一師，而我則在同學的介紹下，到海軍官校補了一個四等工役兵的缺，幹起學校裡的雜役。一年後，我投考海軍士校輪機科，四十二年六月結訓被分派到四十八號永修艦擔任機輪機二兵，駐紮在大陳島。

當時在船上服役非常辛苦，除飲用水外，每個人每天梳洗刷牙擦身子則只配給一百毫升生活用水，吃的干篇一律是軍用罐頭，搭配紅白蘿蔔、洋蔥等能耐久放的蔬菜。那時候，最期待就是中字號運補艦的到來，我們才能上中字號艦好好洗個熱

練，四十四年元月派任二十一號太康艦電機士官，時任艦長池孟彬上校。二月十八日太湖、太倉一艦，與共軍大型砲艇四艘、小砲艇八艘在台山列島海域展開激戰，太康、太昭二艦高速趕赴支援，戰鬥時我在第三艙擔任控制班

水澡。四十三年初，共軍船艦在江浙海域活動非常頻繁，四月二十六日永修艦在九洞門海域與共軍鐵殼砲艇遭遇，我雖是輪機二兵，但在戰鬥時也得上手甲板支援作戰，我的工作非常激烈，共軍砲彈落在船邊激起的水花，濺得艦上都是濕的。戰鬥中擊傷共軍砲艇，我艦則因追擊敵船而靠近了大陸沿岸，就在調頭返航之際，中共岸上大砲齊發，一枚砲彈擊中了永修艦指揮臺，航海官傅敏德中尉殉職，艦長陶淵清負傷，信號士王弘珂被炸斷手臂，所幸永修艦受創後仍駛回了大陳島。

後來，我再赴海軍士校接受電機科訓練，四十四年元月派任二十一號太康艦電機士官，時任艦長池孟彬上校。二月十八日太湖、太倉一艦，與共軍大型砲艇四艘、小砲艇八艘在台山列島海域展開激戰，太康、太昭二艦高速趕赴支援，戰鬥時我在第三艙擔任控制班

士官。四十五年六月太康艦參加威遠支隊巡弋南沙海域，我們的船靠上了太平島、中業島、敦謙島、鴻麻島、雙子礁等，維護我國之南疆。四十六年我考上政工幹校第七期政治科，艦上雷達士官高名存也同榜錄取，然而，依據海軍之單行法規規定，電機、雷達、聲納等特科軍士，除海軍官校外，報考就讀其他學校均須報准，文書士官因而不准我們去學校報到，時任艦長何樹鐸堅持，年輕人求學上進去唸書任官都是好事，不應阻攔，在艦長的支持下我們終於入幹校就學，但是，何樹鐸艦長卻為此被記了申誡。

我在幹校畢業後回任海軍，曾擔任過大同艦輔導長、南陽艦輔導長、海軍總部參謀等職務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大同艦當年去夏威夷，日本拖了不少船回來，新南陽艦就是大同艦由日本佐世保軍港拖回來的，啟封使用後我被任命為首任輔導長，後來我由海軍第一造船廠上校政戰部主任職務退休，結束軍旅生涯。

（作者速寫）耿俊修，海軍士校輪機科、電機科軍士班結訓，政工幹校第七期政治科畢業，七十八年海軍第一造船廠上校政戰部主任退休。

我於民國四十八年從聯勤測量學校正班畢業，隨即分發至陸軍測量隊服務；上級有鑑於金門八二三砲戰所使用的軍方地圖為二萬五千分之一，精準度不足，小部隊兵力難以顯示配置，因此決定將比例尺放大到一萬分之一，乃下令測量隊派員前往修測。在八七水災的前夕，分隊長王廣濤率隊攜帶儀器搭乘專機抵達，向金防部報到後，立即展開測量作業。

作業期間由於八二三砲戰即將滿週年，對岸共軍頻頻心戰喊話，揚言要在砲戰週年前夕，給金門慶祝慶祝。金防部為求慎重，乃通知本隊如遇突發狀況，應立即驅車前往特定

坑道集合。這段期間每日下午約六時許，對岸共軍即會向金門地區發射宣傳彈，砲聲咻咻滑過天際，一時之間難以判斷砲彈落在何處，難免令人有些緊張不安。之後對岸共軍又宣布「單打雙不打」，本隊接獲金防部通知，要求本隊全員單日絕對不要外出作業，以免發生意外。

分隊長王廣濤將金門全區分成六個區塊，分給我們六位同學，我負責料羅、古寧頭周邊地區，作業期間所經地區之屋舍大多彈痕累累，令人怵目驚心，尤其以南山、北山兩個村鎮破壞得最為嚴重，視見砲擊後的慘狀，深深感受到戰火的殘忍無情，也讓我對「戰爭」有更深入的體會。當時料羅碼頭關有一條搶灘運補的通道，通道兩側均以鐵絲網圍成雷區，但因海浪沖刷，右側鐵絲網已被沖破一個

莊當小伙計，後來參加青年軍並投考軍校，進一步地開創人生，他的奮鬥歷程應可供吾等後輩參鑒。父親李湘泉，民國十六生於南京市的中產階級家庭，我的祖母在父親八歲時就不幸過世，祖父沒多久就續弦再婚，但後母並未把父親視如己出，經常打罵，尤其當後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後，對父親的態度就更加惡劣，經常惡言相向，動輒棍棒以對，父親就這樣過不了回頭的童年。之後未久，父親便被爺爺及後母送至上海的布莊當學徒，每天搬布、剪布地學著作生意。

父親自美國受訓回來後，在軍中沒有待太久的時間，轉眼父親離開我們已屆十年了，父親的身影卻還清晰留在我的腦海，不曾離去。父親幼時喪母，不見容於繼母，而被送到上海的布莊當學徒，每天搬布、剪布地學著作生意。

父親自美國受訓回來後，在軍中沒有待太久的時間，轉眼父親離開我們已屆十年了，父親的身影卻還清晰留在我的腦海，不曾離去。父親幼時喪母，不見容於繼母，而被送到上海的布莊當學徒，每天搬布、剪布地學著作生意。

父親自美國受訓回來後，在軍中沒有待太久的時間，轉眼父親離開我們已屆十年了，父親的身影卻還清晰留在我的腦海，不曾離去。父親幼時喪母，不見容於繼母，而被送到上海的布莊當學徒，每天搬布、剪布地學著作生意。

父親自美國受訓回來後，在軍中沒有待太久的時間，轉眼父親離開我們已屆十年了，父親的身影卻還清晰留在我的腦海，不曾離去。父親幼時喪母，不見容於繼母，而被送到上海的布莊當學徒，每天搬布、剪布地學著作生意。

父親自美國受訓回來後，在軍中沒有待太久的時間，轉眼父親離開我們已屆十年了，父親的身影卻還清晰留在我的腦海，不曾離去。父親幼時喪母，不見容於繼母，而被送到上海的布莊當學徒，每天搬布、剪布地學著作生意。

父親自美國受訓回來後，在軍中沒有待太久的時間，轉眼父親離開我們已屆十年了，父親的身影卻還清晰留在我的腦海，不曾離去。父親幼時喪母，不見容於繼母，而被送到上海的布莊當學徒，每天搬布、剪布地學著作生意。

父親自美國受訓回來後，在軍中沒有待太久的時間，轉眼父親離開我們已屆十年了，父親的身影卻還清晰留在我的腦海，不曾離去。父親幼時喪母，不見容於繼母，而被送到上海的布莊當學徒，每天搬布、剪布地學著作生意。

父親自美國受訓回來後，在軍中沒有待太久的時間，轉眼父親離開我們已屆十年了，父親的身影卻還清晰留在我的腦海，不曾離去。父親幼時喪母，不見容於繼母，而被送到上海的布莊當學徒，每天搬布、剪布地學著作生意。

一般父母有天壤之別，以鼓勵取代打罵、用溝通取代命令。父親更是善待部屬，站在部屬的立場考慮問題，而深得部屬愛戴。十年前的九月，父親在美國印第安納州被診斷出肺癌第四期，且癌細胞已轉到腦部，僅短短兩個月父親就撒手人寰。父親常說：「當軍人改變了我的一輩子，遇到愛妻、育有二女、更有一點微不足道的小成就」。父親最後長眠於南港軍人公墓，讓他能與共同報國衛國的同胞朝夕相處。我每個月都會去探望他，看著爸爸的相片，好像他從來沒有離去，仍時時看著我們。

（作者速寫）李曉群，李湘泉先生公女，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畢業，歷任馬偕醫院藥師，現為新北市社區藥師。李湘泉，陸軍官校二十一期，民國五十八年中國退伍。後任美國杜邦公司臺灣分廠廠長。

（作者速寫）李曉群，李湘泉先生公女，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畢業，歷任馬偕醫院藥師，現為新北市社區藥師。李湘泉，陸軍官校二十一期，民國五十八年中國退伍。後任美國杜邦公司臺灣分廠廠長。

（作者速寫）李曉群，李湘泉先生公女，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畢業，歷任馬偕醫院藥師，現為新北市社區藥師。李湘泉，陸軍官校二十一期，民國五十八年中國退伍。後任美國杜邦公司臺灣分廠廠長。

（作者速寫）李曉群，李湘泉先生公女，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畢業，歷任馬偕醫院藥師，現為新北市社區藥師。李湘泉，陸軍官校二十一期，民國五十八年中國退伍。後任美國杜邦公司臺灣分廠廠長。

（作者速寫）李曉群，李湘泉先生公女，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畢業，歷任馬偕醫院藥師，現為新北市社區藥師。李湘泉，陸軍官校二十一期，民國五十八年中國退伍。後任美國杜邦公司臺灣分廠廠長。

（作者速寫）李曉群，李湘泉先生公女，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畢業，歷任馬偕醫院藥師，現為新北市社區藥師。李湘泉，陸軍官校二十一期，民國五十八年中國退伍。後任美國杜邦公司臺灣分廠廠長。

（作者速寫）李曉群，李湘泉先生公女，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畢業，歷任馬偕醫院藥師，現為新北市社區藥師。李湘泉，陸軍官校二十一期，民國五十八年中國退伍。後任美國杜邦公司臺灣分廠廠長。

（作者速寫）李曉群，李湘泉先生公女，臺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畢業，歷任馬偕醫院藥師，現為新北市社區藥師。李湘泉，陸軍官校二十一期，民國五十八年中國退伍。後任美國杜邦公司臺灣分廠廠長。

## 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。文長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，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

投稿請寄 email 至 glory@ctee.com.tw 或郵寄至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注意：撰稿人同意獲得採用作品以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著作人，且其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），並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人格權。

## 砲火下冒險作業 憶金門測量任務

大缺口，我因專注於資料調繪，一時不察，即在該缺口的方向走去，幸有同組士官張德銘放聲大叫：「測量官，前面是雷區，不能過去！」我聽到喊叫聲時停住腳步，但見雷區裡布滿各型地雷，參差不齊，望之怵目驚心。若不是他的提醒，我可能已經進進退退了。張德銘事後開玩笑地說，要我回臺灣後請他看場電影，我二話不說當場答應。回臺後我也實踐諾言，不但請他看了場電影，也順便吃了頓大餐，以示謝意。我深知一場電影、一頓飽餐都不足以回報他的救命之恩，此後每當我思及此事，真的感到十分萬幸。

古寧頭地區原來灘頭之地形崎嶇不平，視野展望不良，為了作戰的需要，是經過整理後才成為

## 懷念父親李湘泉

民國三十二年，我的祖父母、曾祖父先後過世，父親成為隻身在外的孤兒，努力為自己的人生找尋出路。當時日本侵略我國，國家陷於危急存亡之秋，父親響應政府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號召，在民國三十三年參加青年軍投身救國，後再投考陸軍官校二十一期成為軍隊的中堅幹部。民國三十八年大陸山河色變，父親也隨軍隊撤退來臺。

父親是非常好學上進之人，在軍中他也非常認真讀書，為了學習英文父親參加教會的英文查經班，努力學習英文。甚至父親的同袍也經常說：「父親每天早上很早就起床，在軍營內大聲朗誦英文」。也因為父親打好英文的底子，後來被派到美國維吉尼亞軍校，接受軍事運輸作業訓練。

父親自美國受訓回來後，在軍中沒有待太久的時間，轉眼父親離開我們已屆十年了，父親的身影卻還清晰留在我的腦海，不曾離去。父親幼時喪母，不見容於繼母，而被送到上海的布莊當學徒，每天搬布、剪布地學著作生意。